

豫  
章  
禁  
書

第九册

書

五經

懷  
葛  
堂  
集

己未仲夏  
刊於退廬

友人甯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迹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畧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來京師出所爲懷葛堂集示余其爲文鉤貫經史包括古今以立言突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旣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

梁子之力也。梁子嘗游西塞著西陲今略未及成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縱遊塞上。梁子以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厯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而厯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兵地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尙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爲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爲己之私勝也。苟利於

己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世  
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  
馳騁足以達己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  
以爲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因  
率連及之慈谿姜宸英譔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寔用且夫輸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筭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乎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撲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吾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衛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

法曷能禁暴亂衆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  
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  
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質人俱  
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彫喪已盡行輩存者無  
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  
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歎泣下爲文章呼捨天  
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  
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澑肝因出其平生之  
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  
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

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旣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砥頽靡昭軌物而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墜其在是與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莫用而已丁亥九月旣望北平同學弟王源謨

懷葛堂集目錄

卷一 書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論 記

卷五 傳

卷六 議 說 題跋 書後

卷七 墓表 誌銘

卷八 哀辭 祭文

附錄 詩

送邵敬口

別林方之

送人

送仲叙功

送人之海南

歸舟候潮

送楊而上還劍江

靖遠衛除夜

吳城望湖亭

河水拜武侯墓

送梅定九北上

寄李乃颺

奉贈廉訪蘇萬石攝理鎮閩將軍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

懷葛堂集卷一

南豐梁份質人甫著

書

與李中孚書

爲今日碩果處關中而有譽於天下者舍先生而誰  
份與世浮湛不欲受知於世惟懼無短長足當先生  
之知顧立談間許爲異姓骨肉竊幸不敢自外惟懼  
爲先生玷耳先生知份舉魯仲連爲况不敢當亦不  
敢不勉份壽魏和公先生亦論列仲連特抒所見先  
生又別有深意而大旨則要歸一致也戰國之際秦

趙諸侯各君國而子民猶可苟安旦夕秦勝則趙敗  
趙敗則天下且折而入秦爭地爭城百姓肝腦塗地  
其害未可一二數譬之邑令一舊一新貪均也與民  
習而欲旣厭者其舊也夫旣無廉者則孰與舊令之  
猶賢也天下人不知此而仲連知之其欲解紛排難  
爲天下非爲趙也趙人不知而以仲連爲已欲糜  
之好智則趙人之見仲連固內笑其愚耳古今惟善  
立言足以動人亦惟善聽言足以定天下事仲連以  
口舌卻秦軍非新疆衍不能彼秦虎狼之國視一人  
之從違死生何足輕重苟衍徇私心膠執成見不善

於聽言仲連雖率天下之人蹈東海死秦且并六國  
混一函夏偃然而黃屋左纛帝制自若誰得而禁之  
古今高人奇士如仲連者不少其無成者爲多則仲  
連不可謂之非幸然仲連亦豈易及哉若夫無取於  
人特其小節士之自好者優爲之因先生意更推廣  
焉不識以爲何如其有不當幸勿惜十反以教

復賀天修書

關中推三李爲世高士雪木先生其一也頃相見稱  
道足下甚盛又出手字情文繩綰一如重晤書中獎  
借過盛何敢當以此期勉則拜教多矣足下學問人

晶份蚤聞之足下之師劉君體元詳且盡從來高人  
奇士苛於論人份以是信足下所學所行足傳於世  
無疑矣古庠序學校皆宦成耆碩爲之師今非所論  
則足下司鐸之任不可謂非違其才而洋州人文蔚  
起於焉教育謂君子之樂存焉可也然今日之人才  
謂叢興於學校則斷斷乎未之有蓋制科取士三百  
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  
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  
僞又取之不必公文運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  
廢莫或過之矣又仕路厖雜居津要者類多不繇庠

序雖以孔子司成顏曾秉鐸七十子爲學正山長諸生必愠見束書掉臂去何也窮經非以致用也夫窮經果非以致用而學校可不設矣份則以今無實而存其名無權而有其位如一髮之引千鈞者惟廣文一官耳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乘田委吏何足煩孔子而孔子不曠官職嚴君平不賣卜乎卜所言何事而君平與人言慈孝今廣文雖無教士之實又無其權而名位則尊於乘田委吏矣與多士言則有加於慈孝矣因名位之存盡教誨之職無簿書之勞有餼廩之奉視世之宰百里束縛於訟獄錢穀苛求於上